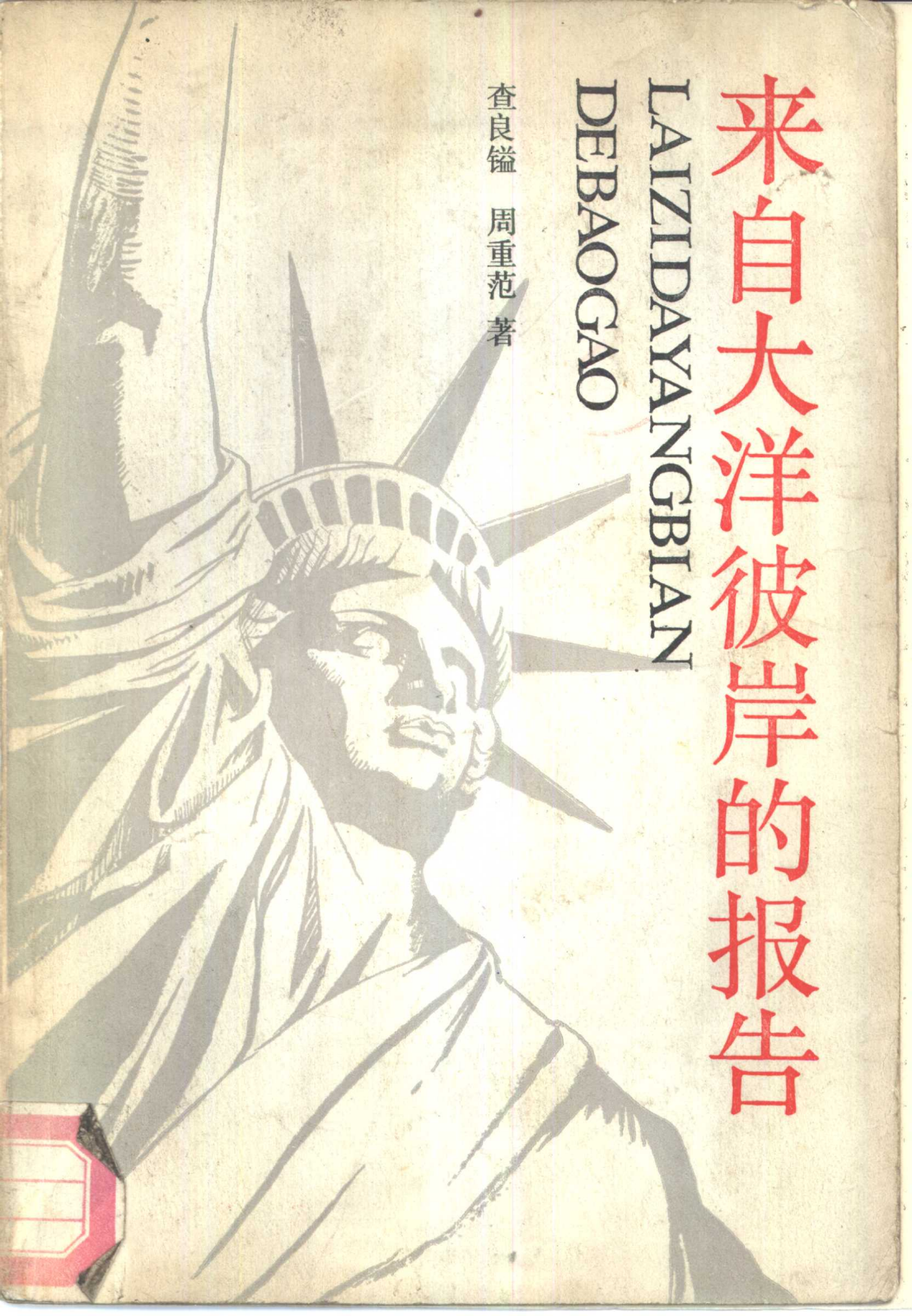


来自大洋彼岸的报告

LAIZIDAYANGBIAN

DEBAOGAO

查良镒 周重范 著



来自大洋彼岸的报告

查良镒 周重范

春秋出版社

1988年·北京

来自大洋彼岸的报告

查良镛 周重范

春秋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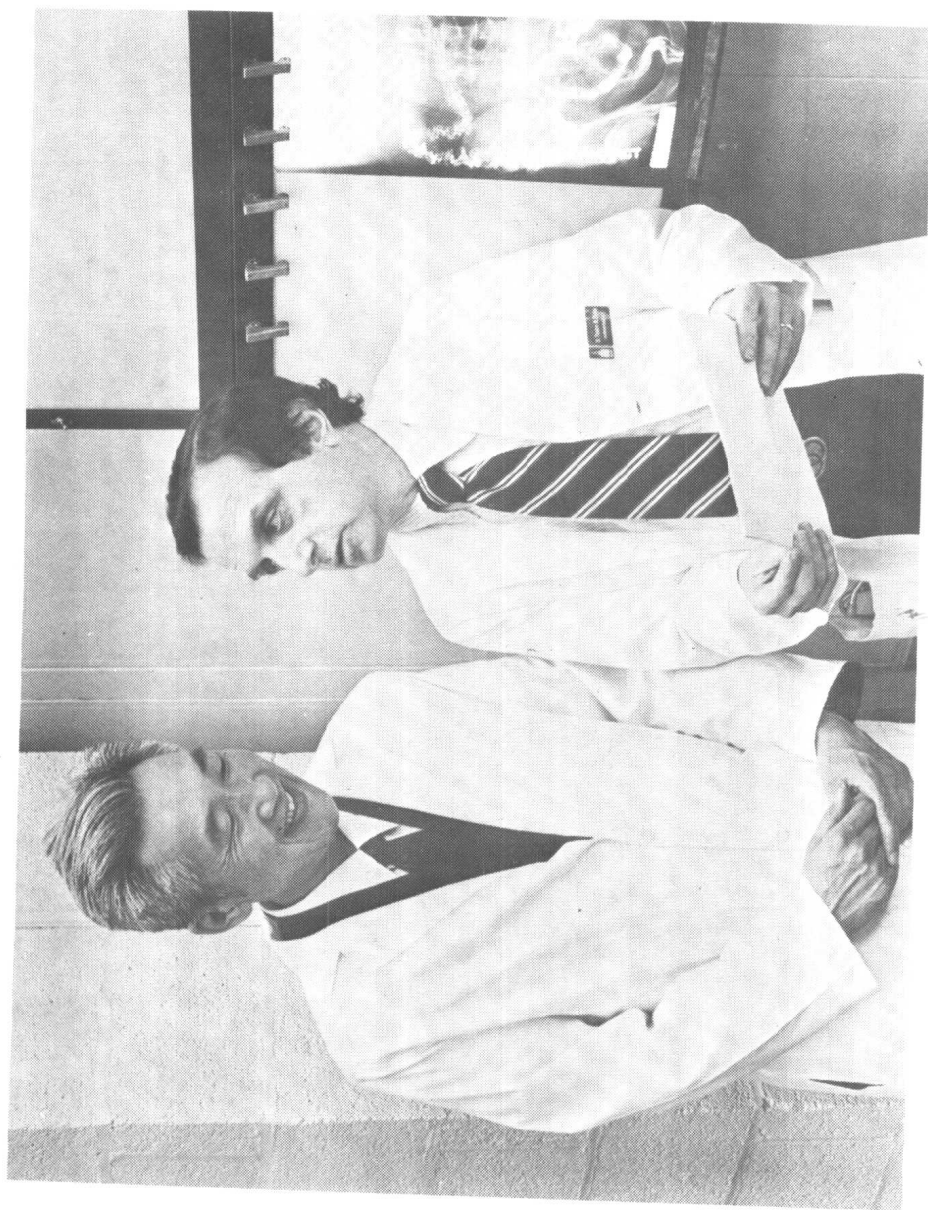
850×1168毫米 32开 8.125印张 211千字

1989年1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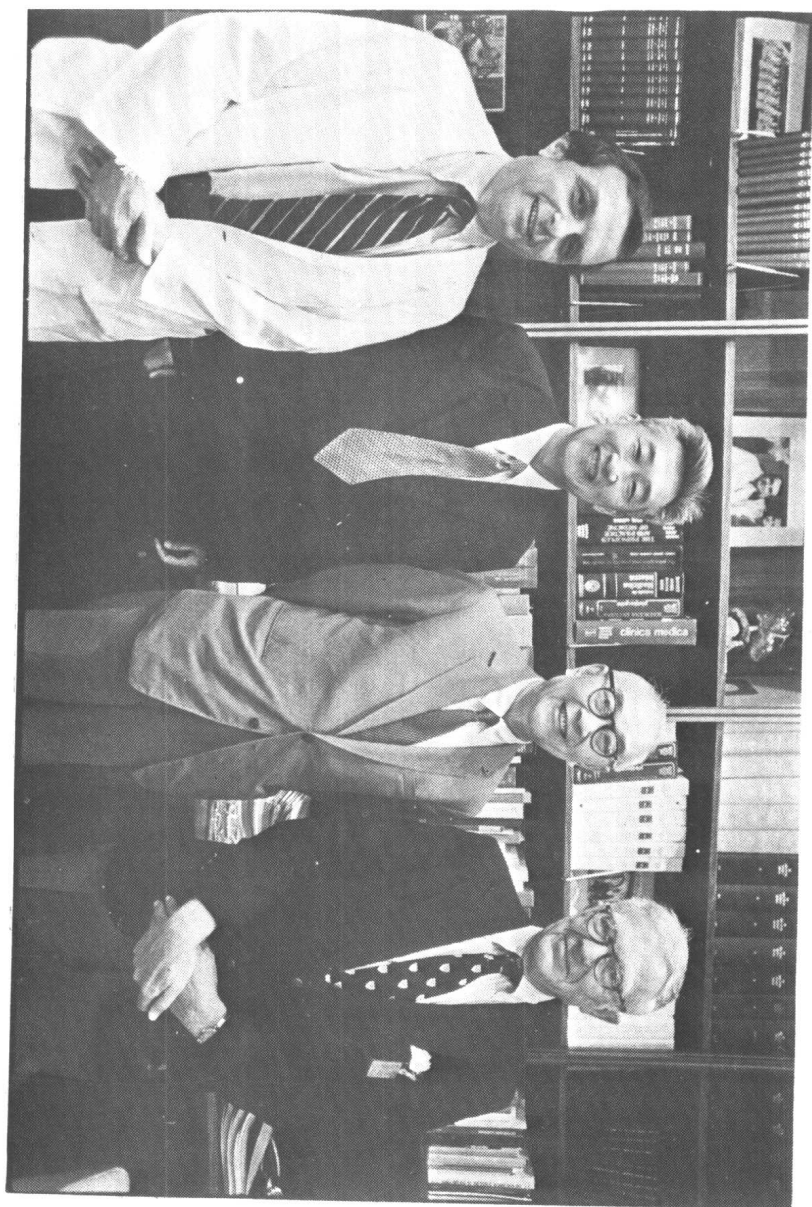
印数 册

ISBN 7-5069-0076-9/I·18

定价：3.20元



作者与贝莱斯教授讨论病例（1979年 5月）



罗斯院长与来访者黄家骊教授合影。右起：
罗斯、黄家骊、查良镛、贝莱斯（1979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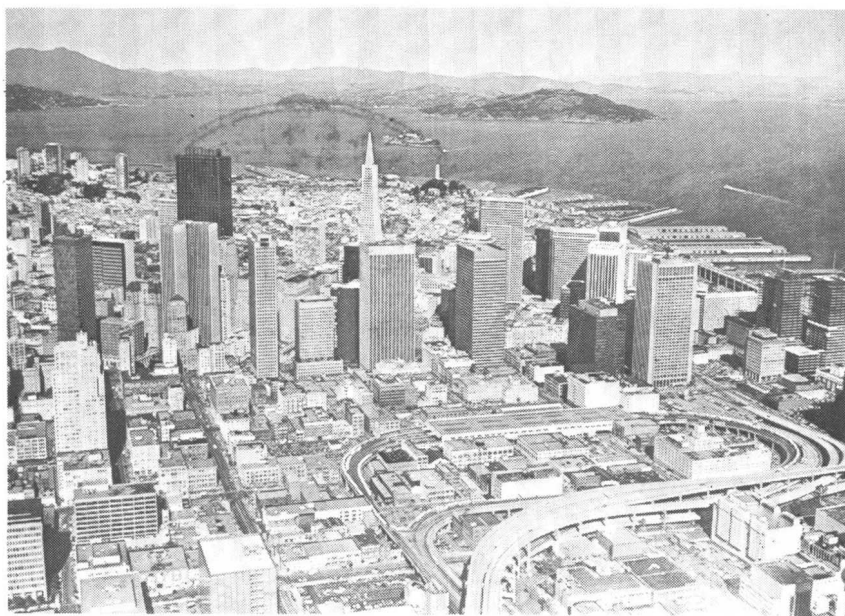
作者夫妇在美国国会大厦前（1980年10月）



作者夫妇在美籍华人张医师家中过圣诞之夜（1980年12月）



约翰·霍普金斯医院



美国旧金山鸟瞰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出国前后	3
意外的机缘	3
复杂的外语学历	4
飞来的老师	6
图书馆里选导师	7
横穿亚欧向西飞	9
甜橄榄的故事	10
第二章 新鲜感受种种	13
踏上美国和时差病	13
乡镇医院的首次会诊	14
这就是巴尔的摩市	16
热情的贝莱斯教授	18
海鲜饭馆	19
炎黄子孙的真挚	21
第三章 美国的医院	25
第一次参加院早会	25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及医院	27
门诊看病的所见所闻	30
霍普金斯医院的内镜检查室	33
查病房所见和联想	35
在普通门诊所学到的	37

发生在医院及其周围的一些事	39
高级员工俱乐部的宴会	41
由医院看美国社会的安全	43
舍身救猫的女医生	45
Osler 查房	48
我接触到的美国医学生	51
第四章 医学见闻	55
肝癌在美国何其少	55
喝牛奶与腹泻	57
肥胖症和减肥疗法	59
周末茶会话乳癌	62
防治中风、心梗值得借鉴	65
抗癌工作的经验	67
黑木耳的新用途	70
对癌症病人直言乎？隐瞒乎？	72
美国医生——赚钱又受人尊重的职业	75
由候诊室的杂志谈起	77
医疗保健在美国	79
第五章 在美国的华人	83
他乡遇故知	83
热情的朋友	85
由退休的 S 太太上大学谈起	87
“外行”朋友谈日本的兴起	89
听侨领一席话	91
旧金山和唐人街	94
夫妻诊所	98
一位热心于美中医学交流的人	100
这里的味道独好	102
华人在美国的联姻	103

丢了手术刀的外科医生	106
巧遇E医生	108
不同职业的华人朋友	110
四分之一血统是中国	112
自费博士生	114
第六章 风俗·人情·社交	118
教授家中过感恩节	118
夸猫·夸狗·夸漂亮	120
欢送宴会和礼品	122
有趣的万圣节和美国的节日	124
美国市场洋货多	126
雪地醉汉	129
人行道上的抢劫	131
话说美国的厕所	136
美国的男女平等吗	140
先进和古老	142
街头小憩所见	144
罢工者	147
覆盆子的笑话	148
副总统家的午宴	150
美国商店里的服务	151
方便的电话	154
文物·古玩·古老住宅	156
牧场做客	158
乘总统座机	162
第七章 杂事集锦	165
绿树丛丛华盛顿	165
杰弗逊总统的办公室	167
大屏幕电影《梦想实现了》	169

不方便的美国度量标准	170
高超的篮球艺术	172
旅馆的重要拉链锁	174
风浴除尘	177
参观亚洲博物馆杂感	180
高等学府何其多	182
参观仪仗队表演	184
联合国大厦的特殊参观	186
出门在外话电视	188
话说美国的地方学院	191
乘直升机游纽约	193
再游世界贸易中心	196
精彩的飞行特技表演	199
意外访白宫	203
第八章 我的学者生活	208
医院里的自助食堂	208
我第一次被偷	210
过外语关	214
“实报实销”到“包干制”	218
伙食上的节约窍门	219
住房紧缩与搬家	221
关于“行”的节约	225
我的衣着	227
我每天的24小时	229
我是怎样学习的	231
我的拿手好菜	234
科研上的探索	241
再见吧，朋友们！	246
后 记	252

前 言

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许多朋友很想了解外部世界。美国是个富有、发达与我国关系密切的大国，人们更希望知道其现状。中美之间将近 30 年的隔绝，使得两国人民陌生起来，相互之间都有不少误解。

近年来，两国的交流日益增多，国内介绍美国的书刊屡见不鲜，作者的职业、地位、观察的角度各有不同，所见所闻各异，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千世界，万事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发展之中，能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常现象。

我从 1979 年以来，有幸多次访美，最长的一次度过紧张而又漫长的两年半时光。我曾作为访问学者、客座教授、医院医生、探亲家属和代表团随行人员，到过美国有代表性、有不同特点的 30 多个城市，参观过许多高等学府、医学院校、科研中心、医院、公司厂家，游览了一些胜地，广泛结交了许多美国朋友，包括德高望重的专家教授、高级行政管理人員和众多的华人朋友。由于医生职业的关系，我还与我国派出官员、公费和自费留学生、台湾在美国的学者和留学人员有过不少的接触。许多朋友都曾经给予我各种各样的帮助，帮助我度过英语关，帮我提高了业务水平，帮我解决生活上的难题，包括参观、购物、提供交通方便等等，也帮助我较深入地了解美国的科技水平、人才使用、风俗习惯等。我对于所见所闻，愿意尽可能地弄清楚，搞明白，尤其对于知识分子的人际关系、工作条件、工资待遇更感兴趣。这使我有一定条件能够作些介绍，以答谢那些给我以热情帮助的朋友们，

也是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友谊中，尽自己一点微薄之力。

回国后曾应一些朋友和单位之邀，将我的访美观感和见闻，在不同范围内，作过多次口头介绍，除了在业务方面另有专著和译著已出版外，还先后在杂志和科普小报上发表过 30 多篇介绍访美的文章，反映尚好。现以这些题材为基础，将自己在美国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各种观感，特别是在朋友们帮助下所了解到的美国社会情况加以综合整理，介绍美国的一些侧面。所叙述的都是真人真事，为了防止给朋友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只好隐去真名实姓。希望对愿意了解美国的朋友们，准备出访、讲学、进修和留学的同行们能够有所裨益。

我自己是个内科医生，不是研究社会问题的学者，介绍美国现状，非我所长。尽管我做了很大的努力，但限于水平和在美期间的专业 and 条件限制，观察不够深入，写作难免有各种错误，这仅是自己的一孔之见，难于尽如人意。由于诸事繁多和各种原因，我曾经多次搁笔，在几位出版界专家和热心朋友的鼓励和支持下，又重新鼓起了勇气，不揣冒昧地将我这个医生所看到的美国，奉献给亲爱的读者。

作 者

1988 年 5 月 6 日

第一章 出国前后

意外的机缘

我当年出国之前和现在的情况有极大的不同，这话要由 1978 年谈起。当时中美两国尚未正式建交，只设有联络处，除了少数短期访美的代表团以外，还没有派遣过长期的访美学者。中美的交往在中断了 30 年之后，彼此很不了解，开放政策又是刚刚开始，远不如现在这样深入人心。突然而来的出国机会，使我茫然、矛盾，有极复杂又犹疑不决的种种思虑。去和不去的抉择对我来说，真是难又难啊！现在看来完全是不成问题的事情，当年我却踌躇再三。

1978 年夏，我刚由农村医疗队返回，当时的科主任告诉我，有个报名参加出国考试的机会，问我去不去报名？当时我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每年总要患一二次肺炎，担心出国后身体顶不住。开放政策又刚开始，究竟开放能开到什么程度，尚不能很放心。出国回来后，如果再遇上什么运动，是否又要挨整？又听说美国的车祸多，犯罪多，去那里后有没有安全保障；父母年老多病，按照中国的伦理观应该是“父母在，不远游”……。我就回答说：“谢谢您的关照，我不去。”同时，我还有个顾虑，就是怕外语考试通不过，自己是个副主任，考不上丢面子。后来由于原来拟定的应考人员不合适，在一次电影晚会上，科主任又一次问我，是否参加报名试一试？并动员我，考不上也没关系，可以了解一下自己的外语水平，还可积累一些外语考试的经验，况且这种考试的报

名机会很难得，要我认真考虑；并且着重强调明天将是报名截止日期，你今年正好 45 岁，以后这样的机会可能不多。

当我听到这些话以后，虽然坐在电影院里，但银幕上的故事情节根本无心观看，实际上却在心里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究竟是去报名还是不去呢？回家后和家人商量，主要的 3 位成员意见不全相同。父亲的态度明朗，他支持我去考试，他说他自己过去一直希望有机会出国深造，当时他的几位兄长都留学美国，他自己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未能出国，一直深以为憾，这次我能有机会去，虽然他年迈且身体不好，但仍坚决支持我去。母亲的心情矛盾，态度不十分明朗，一方面她觉得我应该去，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多病，怕这一去将成为永别。我妻子的态度坚决，她的意见是应该去，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失去了就不会再来。这样的多次反复考虑，反复权衡，我差不多整整一夜未眠，临到天亮时想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即先报名试试外语水平如何？是否出国留待以后再说。就这样，我在第二天早晨去报了名，并且开始准备外语考试。

复杂的外语学历

我报名后的准备时间只有 2 周，可以说是考期临近，兵临城下。究竟参加哪种外语考试，就成了一个不易决定的问题。

我们这一代人的外语有一段极为复杂的经历，学哪国外语，过去自己无权选择。我曾先后学过几种外语，都和当时的局势有关。在小学时，正值日本人侵占北京，每个小学生必学日语，手执教鞭的日本教官进行着奴化教育，不学也不成，我的日语在当时除了背课文之外，还能讲上几句。抗日战争一胜利，把日语视为敌国语言，我的日文也随着日本兵的撤离北京而完全丢光，学校里一律改学英语。

我父亲早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他的英语水平相当好，在

我读中学时他为我创造了非常好的学习英语条件，除鼓励并亲自督促我学习英语以外，专门请了老师为我课余补习，还让我在暑假时到设在北京的美国学校，参加由美国人执教的英语暑期补习班，使我的英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以后愈学习愈感兴趣，中学里的几位英语老师也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熟读英语课本，考试名列前茅，还自学了一些英语课外读物，包括原文版的《林肯传》，我能熟练地背诵林肯总统那篇著名的演说，可以说中学阶段的英语学习为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大学的入学考试，我曾以优秀的成绩，获得免修英语。从1950年直至1958年，在北京读医学院和以后参加工作这段时间，我也参加过俄语的突击学习，但始终没有放弃英语。

1958年我调到一所曾接受苏联援助的医院，当时按照一边倒的精神，医院领导强调要系统了解学习苏联医学。我于是只能放下英语改学俄语，经过努力，初步可以做到用俄语报告病历和用俄语进行简单的会话，而且我还翻译了一本关于放射治疗的俄语小册子。1960年以后，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变化，俄语也跟着打入冷宫。

60年代以后，“阶级斗争”这根弦越来越紧，以致发展到“文革”这场闹剧，对外语学习来了一个彻底否定，英语也好，俄语也好，统统来个一扫光，我与外语也完全绝缘了。而外语学习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学不用也就很容易的忘记了。

1977年我获得一次访问日本的机会，在日本的近一个月期间，深感日本各方面进步的迅速，仅只内科消化系疾病的专业杂志就有几十种，我后悔不该把已有初步基础的日语，做为敌国语言而全部丢掉，回国后就利用一切空闲时间重新学习日语。曾参加过医院里的日语学习班，在农村医疗队工作的半年，又抓紧利用空闲时间收听日语广播，每天要收听上二三遍。

如今面临的问题是参加英语考试？还是日语考试？我的英语基础好，无奈已经丢了近20年；日语虽然正重新学习，可底子又

太薄。思考再三，最后还是决定报考英语，时间紧迫，只能是硬着头皮，试试看吧！

飞来的老师

正当考期临近，我感到茫然，不知应该从何下手准备的时候，意外地飞来了一位英语老师——在驻外使馆工作的 G 同志回国探亲，到家里来向我征询他岳母疾病的诊断、治疗意见。当他知道我正在为准备考试为难时，慨然表示愿意给我以帮助。这位外交官是外语学院英语专业毕业生，他详细地指导我如何准备外语考试的一些窍门，给我讲解文法上的难点和容易在考试时丢失分数的地方，还把在当时很稀罕的录音机和磁带借给我练习听力。我的两位中学同学，都在大学教英语，也对我进行了个别辅导，他们告诉我目前的英语考试是如何考法；准备考试有哪些捷径；还找了些试题对我进行了考试热身赛。

正是在这 3 位高明老师的有效帮助下，我临阵磨刀，竟然顺利通过了教育部的考试，笔试过了及格线，口试还得了 A⁻。在只有 2 周的时间内，把一门丢弃了差不多 20 年的英语拾起来去应付考试，其间还因为开夜车疲劳过度发烧了 3 天，如果没有 3 位老师的有效帮助是不可能的，他们真可以算是助我的天神了！当然自己也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全面复习了英语文法，强记了若干已被遗忘或记忆模糊的单词，反复听录音磁带，练习听力，还做了各种练习和试题，每天的学习时间长达 16 小时，学习效率也达到了我这一生当中的最高点。虽然不能说是“过目不忘”，但也是记得相当快而清楚。后来听说报名参加考试的 3000 人，录取 600 人，我很荣幸的是其中之一。人不能相信命运，但人的一生确实存在着机会，或是叫做机缘。对于我通过这场考试来说，如果没有 G 老师的及时回国休假，如果不是因为他岳母患病需要向我咨询，如果没有两位教大学英语的老同学帮助，他们对于考试难点